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四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書

與友人書

鷺鄙人也賦性耿介不欲受人過情之譽不敢加
人以已所不欲之施承諸公不我鄙夷置之清散
之列處以名山使備灑埽敢不晨夕刻漏以待籃
輿之至惟是往來過客日焉如織不知者輒以大
師相呼私心不悅甚於鍼芒之在背也欲覩顏受

之耶恐蹈違已之愆欲直言面拒耶慮獲罪於君子計方外知己無公若者請快言其不受之故乞爲傳達俾無見加幸甚幸甚最上之得爲大師者乃如來之嘉號也如來受記燃燈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指天指地曰惟我獨尊然後棄金輪王位現比丘身忍饑雪山歷盡苦趣方觀明星成正覺坐菩提樹下度脫有情爲天人師其所說法得聞一字如飲醍醐當下解脫末後結集爲一大藏教流傳至今如日經天照破黑暗有目共覩此之

謂大師今古一人而已其次則文殊師利法王子曾爲七佛之師靈山會上智慧第一此大師之長子也其次則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傳佛心印續佛慧命一花五葉馬駒踏殺天下人此大師之孫曾也其次五家門庭建立宗旨彼此發明相爲表裏紹其燈者各授祕密法乳淵源此大師之雲仍也其次前輩諸祖旁敲正擊撰出一千七百則葛藤公案爲後人叅學舟航此則大師之苗裔也其次則當今諸方坐破蒲團打破漆桶具佛知見成佛

知見親遇作家當陽受記此亦大師之眷屬也從上聖賢成佛作祖福慧兩足名實相應至尊無上矣予何人斯而敢當此江河日下法社垂秋乃有一種魔王現世不信因果不守律儀攀援權貴蔑視諸方據室匡徒明目張膽蕩檢踰閒肆無忌憚是之謂大師豁達空撥無因果者也更有一種頗知向上不遇作家希圖名利把髻投衙得箇印據視爲奇貨公然衣錦還鄉教壞人家男女是之謂大師一旨引衆旨相牽入火坑者也更有一種不

習禪定不稟師承耳目漁獵東卜西度轉得一兩句籠侗機緣頌得一兩則疑似公案自以爲是揚眷瞬目旁若無人是之謂大師家先作祟認賊爲子者也更有一種獨坐人我山沈沒生歿海操同室之戈矛設平地之陷穽不顧公論妄生我執尚自言我得一行三昧是之謂大師師子身上蟲自食師子肉者也此數公者非當今所稱爲大師耶異口同聲直至不疑之地某雖不肖頗知自好矣其敢尤而效之乎殆有甚焉者近見魔家眷屬披

佛衣違佛制誦佛言壞佛教目無魚魯之識心有
蛇蝎之毒過屠門則食指欲動聞歌板則魂魄紛
飛如斯俗漢曾市井小人之弗若乃自號於僮行
曰我某甲大師噫何無羞惡之甚也天下事有昔
之所尚今之所鄙昔人得之爲榮今人受之則反
以爲辱者莫大師若矣鄙人羞與若輩爲伍不忍
流俗之見惑將去而避之倘諸公見原彼此相戒
慎毋以是名加於不屑不潔之人更毋以是名加
其所不屑者佛法幸甚老僧幸甚此外別無所擇
呼牛應牛呼馬應馬唯命是聽否則索我於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矣惟知已察之

與自破師書

一別五年韶光如駛弟老矣齒搖髮白衰相百出
老兄康健何如聞住匡山月影巖得箇歸宿處視
弟飄泊無依真不啻天上人間也我輩晚年止有
入山一著餘無別路可行嘗笑當今山人不過世
閒清客身雖住山心遊城市其閒優劣畧有四等
多由名心未忘也其上則飽粥飽飯敷蒲團坐磐
石挺起脊梁東卜西度自謂寒巖枯木此住山而
博禪定之譽也其次則隱几青山目送白雲閱外

典數篇吟詩數韻長嘯一聲自謂曲高和寡此住
山而博風雅之譽也其下則鑿石火汲澗泉與二
三道伴閒談消日送客出門閉寮高枕齁齁鼾睡
直至日出三竿自謂無事於心此住山而博清閒
之譽也其最下者名雖烟霞實則城市下山乞緣
終年不返山中茅屋蛛網重封石面苔痕蝸錢篆
徧自謂垂手入塵此住山而博隨緣之譽也夫在
世而求名譽尚且不可况住山乎老兄是世出世
閒第一流人物定有一種生涯別行一路不效若
輩之蚩蚩者何以教我弟今寄食丹霞正尋活計
而不可得萬一名山謝客來春結束當入匡廬與
老兄落艸盤桓於月影巖邊且看是月是影憑公
和盤托出却恐落在第二月也笑笑

與東林諸子書

人生斯世他無可樂所可樂者惟朋侶應求山水
名勝耳向在東林日與好友盤桓未暇登眺一入
丹霞愛其巖壑之奇絕故山想因念造物有所分
予南閣浮提爲闕陷世界昔在東林有朋侶之雅
無山水之緣今入丹霞境勝人稀不免離羣索居
之歎欲乞丹霞移歸東林與諸子同住無奈山靈
倔強不我許也茲復轉計擬向東林乞二三好友
來就丹霞共享山水之樂未審能見許否如云水

在盤中月在天上彼此不相假借山僧別有分身之法與東林相見於丹霞兩俱無失林下諸賢當具一眼

與吳芥舟書

士生今日無問在世出世出處隱顯無二致也今之筮仕者必欲宰劇邑據津要而後快爲僧者架大屋養閒漢盡人願之二者固能損已且復無益於人爲其不識時也山僧與芥舟爲好友生平惟以道德相知性命相照今春別後常竊自念曰願芥舟得一安靜巖邑可以遂其清高芥舟視山僧爲何如人非不欲其得美缺獲重名而享厚利揆之於時實有所不可耳別後一病半年幾致不起

邸報南來山僧適去香山養疴於弼唐之亦菴令
弟至似以沅江爲歉予笑而解之曰此造物者所
以成芥舟之令名如山僧昨日所願也聞沅江雖
小民淳而安地僻而閒無催科之勞無訟獄之擾
無迎送之煩無盜賊逋逃之累可以養廉可以學
道公事之暇屏山面湖目送蜚雁彈琴讀書門可
羅雀芥舟得此清福受用不少予老且病不能與
時爲俛仰輒思匿影窮山雖假我珠林紺宇有所
不屑亦此意也老景日迫相見無期惟冀努力崇
德勿以邑小人稀而生易忽之見酒色財氣四者
仕途鴆毒可以戕身可以僨事可以隳名當以道
眼照破毋忘臨別之贈拙詩奉寄情見乎辭錄於
便面出入君懷袖如見故人

與海南王晉予書

渡海還山倏焉四載歲月蹉跎犬馬齒長行脚筋力大不如前夙昔重來之約恐不可踐矣別來想多佳勝聞問久疎瞻望時切每於此中同學屈指海外人物惟說項斯回憶向時車笠追陪訪高人於林下檳榔紅荔枝赤剖椰漿剝蘆笋微月照軒畱僧夜話此時此景豈可復得耶做友羅戒軒入關相見談及喬梓快挹高風屢以區區爲問世外枯禪久見疎於朋黨不意舊遊還相念也感愧感

愧秋期伊邇居士此來豈屬等閒一則省觀一則
應舉侍絳帳而履青雲一箭雙鷗定不虛發關中
人當側耳以聽拭目以觀之矣聞戒軒云文旌不
日見顧別來緒結得一夕盤桓何幸如之惟是山
僧掩關日久枯淡成癖槁木濕灰不堪晤對兼之
室如斗大僅蔽牀席徒衆散處蛛網當門倘高軒
臨屈青蔬赤米或見諒於高賢然甕牖繩樞慮莫
容夫車騎奈何奈何我輩神交不拘形跡望州亭
烏石嶺相見了也豈待握手謀面乃快平生乎遣
徒大機親來奉候彼欲還里省親舟車之費貧難
自辦尊公署中人便鄉旋許以附驥幸甚幸甚

慰陶握山書

不意老弟遽有西河之戚昨暮關中聞此奇變草
草作字付梁十四兄奉候且囑之曰幸毋卽達恐
傳者妄也承答果然惋歎久之慮老弟天性孝慈
未免哀傷過當特遣人奉書致慰乞鑒其愚少寬
譬焉憶前兩載老弟以異夢相示至今笥中尚存
故紙今日事弗獲已請方便妄語說一夢事弟還
信否前數夕夢中行脚杖笠出門忽遇山窮水盡
四顧徬徨正問渡時適遇長年三老拏舟至岸大

榜其鷁首曰借路還家遂附焉旣登舟有客荷重
擔挾詩書招手而來視之面善憶向日曾同旦過
今忘之矣亦附焉舟遂發潮汐上下風濤出沒夷
險備嘗中途遇一童子亦來附舟旣共載執禮殊
恭服勞猶謹日夕發舟中書讀之一過成誦不遺
遂與載書之客約爲父子客甚喜予嗤之曰客胡
爲爾予與若及童子均附舟也一朝抵家視日月
延促道里遠近笑而別矣未幾中流遇風艤舟近
岸隱隱聞鐘磬聲仰見珠林紺宇巍然古刹也予

遂舍舟登陸拉客與俱客方吟誦弗予顧也舟中
童子隨而喜之將就陸矣客止之曰予舟甚樂書
可讀粲可炊財可備有無將與汝共之胡遽別我
童子笑而謝曰客無乃癡耶客所乘者舟也浮於
江放於海輒有傾危之患遇崖則壓遇風則覆遇
石則破遇吞舟之魚則齧粉矣客亦安能長讀其
書保有輜重哉遂去不顧客尚延佇掩泣去畱莫
決舟人利其僱值善言慰之予口占一絕以贈舟
中之客曰相逢借路共還家水盡山窮日又斜童

子也知歸去早可憐飄泊作生涯此是山僧夢中
說夢作夢會不得作非夢會不得夢與非夢請問
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是同是別老弟再來人
既悟前因知不我罪不惜一番絡索聊以相慰幸
毋日渠似引人落水故作搖曳態令人忍脚不住
也呵呵

致叵友陶握山書

年月日世外友人成鶯致書於故友握山陶子之
靈曰古德有言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
予謂不出家亦大丈夫事非聲聞緣覺之可比黃
面瞿曇不能挽維摩出毗耶東林長老不能致淵
明入蓮社江西馬駒不強道玄棄妻子出家與否
各從其是不必牽之使同也予薙染有年未常一
語要人使棄所學而從我惟於老弟分中則區區
之心輒不能已常以不近情不入耳之言苦相勸

勉則何以故蓋出家之緣人緩而子急人難而子易人迂而子捷其說有三適來適去不昧前因面目本來曾無損益一也二親早背一子殤殂眷屬無緣恩愛易割二也名場永辭嗜慾早澹脫屣紛華性成習近三也回憶昔者歲在丁巳夏之五月日月薄蝕大地陸沈鴻鵠驚棲狐虺跳擲時予與子各乘鹿車出於火宅方期攜手同歸旣而中道分轍予則西面子乃東轅此時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壬戌秋子過予曰予向夕夢入招提一

室闐然無主散步行吟於堦下意若有所待者旣寤猶憶五十成名客江邊獨老身之句此何祥也予笑而解之曰招提何地居亭何人五十何時江邊何所是宜早決時節至矣子猶豫以釋子爲辭至丁卯夏遂有西河之變夢中獨老之句適符其占予時掩關未出致書相慰且諷之使行子答書曰亾子殤殂萬念灰冷秋以爲期當踐前諾未幾入關相見復以繼嗣未定爲辭其猶豫如故盤桓信宿而後別去此時又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

則否去年春擇族子之賢者入繼宗祧方冬命之受室將屬以家事飄然爲五嶽之遊今夏書來拉予俱往予心許之竊嘉其行願堅其志當無食言矣後患蒸暑寬以高秋啓行有日竟以肺病彌留遂不復起此時亦出家一大機會也而子則否前後諸緣往往垂成中阻始由信之不及也其失在子旣由勸之不力也其疚在予今則去之惟恐不速也過將誰任乎嗟夫造物者何奪我良友之速乎雖然八識田中未酬夙願三生石上知有前期際此正法陵夷慧命如絲之日當復有人起而續之予老矣無能爲也自今而往勉存視息於人間待子再來重尋舊侶把手還家當未晚耳願子識之母忘今此之區區仍效從前之沓沓也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五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尺牘一

與海雲方丈

道德名利便安三者自為勝劣不妨法界之大海
雲一期建立當以最勝自處頑牛懶惰無匹自甘
下劣虛却中間一位還與世人令自取辦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大家逢場作戲世界差不寂莫耳偶
錄師子頌於扇頭綴以奇香致諸丈室願師子哮

吼闡揚宗風流芳法社也何如何如遙致一問請
下轉語雪山今朝悟道海雲今朝出世東樵今朝
百衲蒙頭堅坐不起且道三箇聖凡各行一路是
同是別
與蕭志三
昨行乃分所當爲情所難已公乃區區於飲食非
知己也旣蒙賜不敢辭拜而受之爲衆僧一餐之
供大家歡喜一人慙愧

慰友人失意

我輩生今日立身師周孔爲文追秦漢作詩尚風
雅舉業遵慶曆數者皆爲造物所忌以其不識時
務故也弟年來落魄無聊大都坐此轆軻一生亦
自甘之耳不敢改轍與公同病能相憐否何時晤
對念之惘然

與熊劍文書

臥病月餘生平知己視同秦越蒙大菩薩破格相
爲仗義輕財求之今日不可多得病夫何福得逢
鮑子耶計前後破鈔不貲心甚媿赧誠恐一旦不

諱何以酬還今病少差請姑聽之於命倘藉洪福
勿藥有喜皆仁人之賜也如必需藥求發湯飲足
矣人參決不敢領乞垂諒

答友人

病鶴失足於虞羅主人憐而收之恩養備至日久
弗承權輿病鶴窘矣不得已求食於外主人意其
不返也責以負恩病鶴無以自解笑而已鸞鷺自
矜儀羽翱翔雲霄之外一旦戢羽羣中垂涎腐鼠
之嚇猶自號於衆曰吾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也天下其誰信之偶舉二案請公評唱

東東林諸子

市人有弄獬獬博米作活者數年一來得粟十鍾
一年數來不過升斗一日數來訶斥隨之矣老獬
獬來此數數幸主人賢不見訶斥猶受升斗之賜
饜足之道獨能無媿於中乎趨此秋高氣爽正好
領著獬獬別求作活冬間再來未知尚有抄撮之
獲否一笑

慰海雲首座

臘月三十日到來大人不免娑娑雙樹閒脫去古
佛猶然所恨海雲法幢隨建隨倒遂致華亭船子
適去適來從此土曠人稀知音者少大似雲崩日
落顧影自憐徐稚欲來二豎尼之秦失往弔三號
遠矣此日那伽大定常存不壞真身他年內紹功
勳賴有初生王子縱使心喪罔極當知聖諦不爲

復願來師

山城咫尺不相聞問未審比來操履何如擎木至
云已受海幢記蒞且驚且喜大廈將傾賴有梗柟
豫章爲之撐拄樗櫟散木自分不材甘老山澤用
舍各自爲計耳承手翰見訊深感遠念年來賤體
多病城市無緣林泉有興子復禁足不出誠恐相
見無期雖然水在盤中月在天上未始無覲面相
逢處區區形跡離合不足道也厚惠拜領雀舌馬
牙受享清福不少

與哉明師

無心道人近有健忘之病雖極關切事放下等諸
流水擎木至云公昨臨別時畱下一箋囑作古風

廬山堂文集 卷十五
詩回憶惘然乞便示及庶得踐言數日經營破屋
爲今夏安居計無事望見顧作竟夕談

徵繖笠索角黍

蹲鴟未飽石燕羣飛恐墊歸路之巾轉乞西河之
蓋五絲角黍請與簦笠俱還九節菖蒲更枉籃輿
共賞

答人借書

年來懶惰成癖葛藤故紙束之高閣久矣今夏蠹
魚安居其中自謂可以飽食過日忽聞客來借宅
不免一場懔懔令拔宅俱來倘借宅者仍效懶人
前轍彼當三處安居飲光不奈之何若爲修治房
舍則無安身立命處也一笑

住大通與城中諸友

弟散人也懶惰成癖暫住古刹無異空谷望羊石
如蓬瀛阻鶯潭如弱水二三知己往往買舟相過
一茶之外別無可以畱賓者興盡而返送至江干
一揖而別無復過城答拜鮑子知我懶也或能以
格外恕之則此閒可以久住長爲農夫以沒世萬

一造物見妒令一敗興俗漢責我以逢迎之禮則
腰包出門別求活計何天不可高飛耶拙計已定
質之老兄以爲可否

與而卓西堂

幾欲到城相訪奈久嬾之性一入郭門便覺兩足
蹒跚徐疾不能自主所謂久別城中禮數疎也知
我如公當不見責晤二三知己望爲一道此癖庶
得去住自由不爲世諦拘束閒雲野鶴將終老於
林下皆公等賜也一詩奉呈乞鑒區區

與羅戒軒

今望先生近有萊蕪之窘不甯作監河之乞有血
性人忍坐視之乎彼欲得一金付其弱子作活大
地茫茫無可與謀謀之徹骨窮漢亦大奇矣窮漢
不能獨任願與兄各分其半成此一段奇事媿天
下之爲倉中物者許之否窮漢已許之矣

報人索字

早起寒甚強書報命十指如懸椎秃筆如敝帚殊
媿塗汗聊塞責耳稍待晴暖當圖一晤

與伍秋農

明日不還大通在梅園過冬煮赤米啖黃齋布被
蒙頭靜觀一陽來復亦快事也惟恨餅無貯粟不
能爲無米之炊求惠脫粟數斗成就窮漢一段清
福古云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公
以爲然否

與黃鏡心

聞善人吉宅大作佛事轉一藏金經般若放光卿
雲呈瑞真希有也爲之助喜弟近卜居大通駕來
省幸一見顧畱住數日聽松濤觀烟雨亦快事也

與香山諸子

一別兩年氣力精神大不如前昨忽有大通之行
真是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也僧從東林來得悉諸
公起居清勝深感種種護法不勝歡喜住大通後
從此多事拋却蜜果子拾得苦葫蘆庭前生瑞草
好事不如無山窮水盡時未免累及知己足下得
無馮婦見哂耶

答雙桂大師

世間有三種病痛最是難醫曰俗曰貧曰嬾此來
因嬾得貧因貧得俗爲大通粥飯之計不免借資
於管城終日鹿鹿不休惟未入城耳安知將來不
爲造物小兒驅之而去耶三者相因世醫拱手大
醫王何以藥之承示知有問症發藥之意深感垂
念何時晤言

答僧

至人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倘或滯事執心兩俱無
得

元日與雙桂大師

新年佛法與世諦流布大通破院一頭頑牛不牽
繩不拽耜日出三竿鞭驅不起世界之大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且道與佛法世諦是同是別望空頂
禮遙受痛棒專遣小犢親來領去偶和佳詠錄呈
法座還作文字會去得麼

借筆

毛穎老且髡矣久已封之管城不堪復用中書門
下當有新發之雋求撥數員備供指揮伸紙延佇

借米

今早粟瓶作怪扣之錚錚有聲無以實其腹塞其
兌惟仰屋耳戲作庾詞呈笑禹湯文武鳧繹龜蒙
玄纁黃絹豆區釜鍾請叅

借錢

空拳坐窘窮寇合圍四面受敵無計策應乞援於
大國借我銅甲軍三千名以備緩急解圍後當照
數撥還不敢久稽有損軍實

與程維翰

鱗介羣命承興解網之慈闐闐愚民視作居奇之
貨衆生定業難逃小人冥頑不靈至此大易謂豚
魚可孚似虛語耶一歎淨檀繳復貯之記室後來
美事不少便當相聞

再與程維翰

今早略施權巧校人幡然轉念豚魚可孚鱗介再
生矣望駕一來快觀圍圍洋洋之得其所也池頭
延佇

與胡大靈

諸子大癡欲求佳筆老僧大猷代爲之請老弟大慈悲能滿衆生心愿耶來紙乞納下待興發時方便爲作一兩幀不相催迫也

與鄭珠江太史

古德云學士閒半日老僧忙一天此是俗賓逢俗主昨暮相見却是閒忙俱遣雅俗雙泯不妨賓主奇特若作世諦會去錯過不少作聖解會去錯過亦復不少畢竟如何折合待公再來木樨花下欸欸商量

答僧

兩處門庭且喜有主但未審空生果空覺王誠覺否遙致一問憑師傳語年來嬾拙成癖所委文字不敢固辭不能多及聊出一篇勉應來命年年壓金線大都如是莫怪貧女慵拈針黹也呵呵

上報資和尚

大作垂示法音宣流頑石點頭舂蠻布寫連時病作未得恭詣法筵頂禮鳴謝偶從藥爐邊搜枯奉和漫成四首錄呈記室乞有以教之滿擬荔子垂

丹時奉迎法駕屈臨荒寺日者節屆端陽大通烟
雨浪得虛名此時士女雲集歲以爲常從晨至夕
往來如織塵坌堦除縱橫几席真覺熱客惱人刻
欲避而去之屈大象而遊兔徑似非所宜聊具荔
子二筐暫充法喜之供俟褊襪屏跡荷花吐蕊時
請更卜日埽逕擁帚恭候慈航祇聆塵誨當不見
却耳

與楊式公

聞有疑運斤之語謂有少補於澹山非通儒之論
也莊生寓言十九取譬者多蓋以人之相知貴相
忘於形骸之外故能當機而投迎刃而解是卽大
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之旨也斧之削也班
倕之能也郢之正也陽雪之和也彼以三語附會
成風固哉小兒強作解事一噓

答雙桂太師

數日士女雲集大通幾至陸沉今稍息耳荔枝尚
有數顆在樹早晚爲鼠雀所耗明日見顧可供一
飽遲則傾筐罄之矣梁王老詩序見委大類嗜痴

身賤言微何足爲重雅誼不敢辭願得全集卒業
當有以報

與羅戒軒

鄭今望古君子也固窮閉戶不事干謁甌粟屢空
爐烟長冷日惟忍饑著書妻子賢甚相對了無慍
容予愛之敬之媿綿力無以爲助今住大通相去
遼遠不見三月忽聞已作翳桑之殍爲之悲悼數
日惡作往往輟食當今第一流人物乃遭此第一
等不淑造物者固不能辭其責我輩反已能無內
愧於心乎佛山知交不少竟無升斗之贈起窮士
於溝壑猶可浩歎絕交論不可不再續

上報資和尚

荔枝生於孔道者半飽熱客之腹是以早收一株
托根幽僻幸得全其真味久之香越林外恐爲有
力者夜半負之而走傾筐墜之再獻左右方之前
日生熟酸甜不無差別明眼大人驗過何如

索石

平生堅癖不減米顛聞有怪石必思致之日來修

治破屋麤就苟完欲得介友朝夕晤對庶不寂寞
聞穀城公久在堂下請以賓禮肅之虛左以待幸
爲勸駕毋尼其行

與林梅村

向暮造謁得詠佳作還山幾日齒頰猶津津有香
氣未知再得班荆共商風雅獲窺全豹否承許授
粲瓶鉢生色如約走領并拙作奉呈當發一笑也
何時過我延佇

又與林梅村

日來文逋堆案蝟集山積應酬不暇尊委竟遲至
今想見原宥耳初擬各體俱錄不意七古未畢紙
已盡矣此中多不合時宜之語乞爲祕之大通早
熟失收外無盤米內無生計昨承布施今已空甌
不可復請且得立定脚跟與二三徒衆食粥飲水
不化緣不應赴不攀援於城市看造物主人尚有
轉灣處否獨有一事不妨豫爲之計迄今大火已
流授衣將及同住僧行多半赤條條一絲不挂今
冬風雪近海殊甚何以禦之不已謀之知已宅上

質店想有破舊綿襖不值錢不堪用者求囑掌櫃
尋覓見惠數襲所欲得者實賴禦寒不求精潔不
擇僧俗皆堪補綴成衣所謂青州布衫重七斤三
十年來成一片也何必白氈屈眴耶公爲世外知
已應有綈袍之戀故不自外便字奉商倘蒙賜諾
請俟明日遣人領回打洗拆補衆手成衣寺中徒
屬得藉挾纊之溫實拜吹律之賜畱神幸甚

與胡大靈

聞老弟近有銀燈之戚爲之愕然我輩晚年輒軻
在世有室家之牽出世有徒衆之累恨不能舍而
去之老弟今無牽帶正忘情入道時也獨念幼穉
兒女呱呱以泣內外親戚嗚嗚臨弔未免櫻情置
之勿復道也久嬾不到城市弟所知者未能握慰
然亦無可爲慰在達人道眼視之莊缶一擊猶覺
多事况世諦耶一香遙供納之

與黃葵村

不見一月忽易葛爲裘人生幾何多被寒暑推遷
銷磨意氣念之惘然林下無聊偶和前日來韻及

長公古風錄呈記室堪噴飯否

慰鄧俊公丁內艱

遽聞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往生極樂歎惜良久
伏惟居士純仁至孝嬰茲大故苦塊中似難解於
哀慕竊以太夫人夙植善根安時處順寂滅爲樂
固不等於斷常孟孫才以善喪蓋魯當有出於恒
情之外者羔柴泣血仲尼目之爲愚先王制禮不
可過節昔有明訓萬祈抑情節哀勉加飣粥保嗇
顯揚遺體慰甚望甚本擬躬詣素幃祇申齋奠年
來老病侵尋難於跋涉專遣徒衆趨謁誄詞一章
奉獻覺位聊致教外荒唐之論不敢以世諦相質
也鑒亮鑒亮

復化州廣文李礪侯

山澤之臞文質一無可采兩承高人盼睠遠札見
招駑駘欵段不敢不努力馳驅以報知己憶前數
載先生在連時弟年雖邁而足力尚健遊興未減
慨然欲往而終不果行者因緣未湊耳今老矣志
氣日衰筋力日憊雖有登瀛之召不能赴矣辨州

名勝昔日經遊立石江釣魚臺至今猶在心目况
有高賢秉鐸茲土山川應爲增色豈不欲買舟來
踐前諾但以久病之軀譬如蹇驢疲馬不堪鞭策
雖欲強以登陟未免蹶躓之患但得不銜不勒散
誕於溪山水草閒足矣他何敢望草草報復

與徐鐸愚

嬾性不入城市平生知己彼此不相往來水在盤
中月在天上無時不見光景豈以形跡哉前承佳
詠見寄屬和多時未有人便置之耳茲錄出呈教
并和諸公之作付侍兒送覽堪發一笑耶何時少
暇過我快所欲言嬾於筆墨諸公望遍呈去

與羅蘿石

久不過我想此時籬菊盛開有餐英泛酒之樂嬾
人閉戶不出盆中所植尚未放花先有零落之態
恰與老景相似名園中當有餘芳肯分惠一兩本
耶延佇延佇

與雙桂大師

昨茱萸會愚關老人拋在無事甲裏意華林必有

大故後聞人言乃往應香花不暇及此耳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大寂光中想應側耳解頤一笑

答饒平廣文容西渡

弟嬾人也大不理於流俗得半把茅送餘生足矣去秋忽作妄想擬借名園爲匿影計還復尋思古德有言山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實不宜是以中止別後有大通之請姑勉就之住此一年絕跡不到城市望羊石如蓬萊阻鶯潭如弱水亦以成吾嬾耳貴侔遠來得接手教具悉宦况清勝深荷

存注喜慰無極先生此行聊借逕於一羶鵬程遠大殊未可量弟如斥鷃鷺鳩之翱翔蓬蒿飛搶榆枋自謂飛之至矣復過望於垂雲顧我耶解鈕歸田再了前約不敢更作妄想矣雖然月在天上水在盤中無時不相見豈必以形跡爲哉香浦贈行補作一章自書鄙懷並述夙昔之誼非敢言詩也過目置之幸勿災梨

與海幢首座

快聞大樹垂蔭南天誠非樗散之可比亦曾憶有

豐樂郭駝否比年錐子也無無可爲意寺中石榻
金剛經一卷并書獅子頌一篇以贈金剛欲其堅
利也獅子欲其雄猛也以堅固之戒體秉犀利之
慧刃發雄猛之機用天人肅立凡聖交叅不妨奇
特大通老矣佛法不現前不能成正覺當堅坐道
場息影樹下旁觀海幢建立不負昔日相期之意
固所願也

答廣寧蔡明經

指代之年不堪負耒聊代耕於硯田贍給僧衆譬
諸不萌枝上剪彩爲花僅成形質却無生意承詔
過當不敢任也

慰李廣文內君卒於旅店

頃聞尊夫人驂鸞西去廣柳南歸木石無情不禁
愴悼欲遵世諦僧制格之遙望霓旌悵然神往竊
念古人以宇宙爲逆旅光陰爲過客縱令屬續閨
中亦蘧廬耳莊缶之擊所以能爲逍遙之遊也幸
以此寬譬圖南伊邇豈復更爲兒女子態耶抑情
加餐爲道自愛心香遠致乞鑒區區

廣陰堂文集卷十五
與楊式公
遊山雅事也乞緣俗甚得心應手俗者雅矣束手
裹足雅反爲俗公能爲我轉俗爲雅乎舟車所費
大林一葉耳慨然幸

與霍西牛

入富春如入寶山目眩心悸欲取不能欲舍不得
只得一場懔懔歸至沙口夜半舟破幾有過涉之
災豈山靈逐客耶到大通數日爲之不快未能作
記容補之途中奉寄一律錄呈當悉遠懷不周吾
菟裘也倘與此中有緣買斷竹溪無別主且有成
就終始之人尚能再來否則徒托諸空言老年往
返跋涉殊不易得止添得數首垂詩無益也吾兄
以爲是否

與張明府子白

寓跡人間勢不免於沾泥帶水時刻爲尋山終老
之計前已面陳非妄語也昨到陽春覓得一巖卽
欲放下因緣未就姑歸而聽之造物拙作奉答并
春遊詩呈教鮑子知我乎

聞雜華林失一陶師主人為之數日不快節過寒
食置塔墓於草莽憐兒不覺醜先老人今長老恰
好一坑埋却宿草不哭可也

答霍西牛子白

歸路舟破幾有過涉之凶高興索然如冷灰忽接
手教見招蓬萊可以飛渡武陵許以問津不覺冷
灰復然即欲結束與諸公同來但今結夏在即僧
制不得出門請展期至初秋解夏後乃踐前約何

如不悉不悉

慰雙桂大師

頃聞雙桂林中折却一枝嫩桂驚歎良久知明眼
大人定能以幻泡視之無可言慰偶念昔年作一
創論不妨舉似云善男子世出世間有三種福緣
一者出家早二者聞道早三者捨報早前二種福
人盡知之末後一種則皆諱之謂之不祥孰知佛
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往往先勤後倦進銳而退
速漸至晚年理不勝慾志弗帥氣流入他勝不自

覺知反不如報緣早謝俾正信不失隔陰不昧翻身再來出家聞道猶爲未晚此乃不幸中之幸也鷺年迫七旬行半九十蒲團上衣線下綿密工夫大不如前早晚待盡惟恐前路迢迢山窮水盡未知何如實幸中之大不幸者不意三歲龍駒竟先駑駘病骨而逸也煩以此旨達之覺靈當首肯之俟我於渥洼之上

復鄭給諫

昨詩寄懷有九棘三槐之句聊取比對非著意出之不意珥筆清班一旦置身臺諫前言乃爲之兆也北雁南來得接大教深荷存注橋頭密約靈山囑累打成一片何患一席坐具頃刻不爲金地耶貯之懷抱足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不容勉強也是否

與僧

諸方是箇染師設下幾箇染缸靛缸染青茜缸染赤檠缸染黃皂缸染黑二缸和合染爲間色憑將一片淨白絹素投入便有文采可觀老僧此間只

有一缸冷水清活活地不能染色只要還他本來面目絹素投入漸久漸白要成文采了不可得或有青黃赤黑投入打洗良久漸還本質耳緣此開張二十餘年一缸清水不曾動著些子罕遇其人持絹素來染縱來不久失望而去聞智者欲來就染未知求文采耶還本質耶若要文采外邊染師不少請決擇之

與程維翰

紅低荔熟綠暗荷香真堪高人鑒賞奈烟雨迷津西流暴漲咫尺鷺潭頓成巨浸欲圖一晤殊不易得隔江悵仰爾荔一筐奉供記室天晴水消未審能過我否枝上餘果猶堪對嚼也

與嚴靜功

委頓連旬萬念灰槁高人過話半日生意勃然真枚乘七發也別後雖寒熱微作不爲大苦想當漸差耳何時再顧隔江延佇

與黃葵村

今歲離枝實少而味酸卜其漸就枯槁大似我輩

日迫桑榆相見無幾邀老友嘗老果亦及時行樂
之一不可不來藉此爲數日之歡

與胡大靈

離枝樹老子稀傾筐墜之尚堪一飽能過我否知
公視鶩潭爲畏塗乘興而來當不等于天塹也葵
村可拉之俱

與樊大機

霖雨連旬離枝幸免熟客攀折比日將熟鼠雀饕
餐不可久留味尚酸傾筐墜之矣欲藉此奉邀爲

竟日歡喬梓能見過耶埽徑以俟

上報資和尚

寒食時恭謁丈室深荷存注別後嘗銘諸懷連日
滯霏前有離支之約恐不能踐敬致一筐少充法
喜樹漸老果漸酸大通守院僧亦復如此大人何
以藥之

答楊鬯侯

岐路贈言信口說出自知爲綺語爲寓言也若
作文字會去錯過不少尊作見到說到置諸懷中

一日三復待公心空及第衣錦還鄉時無刻不相
見也泛蒲熱鬧大通幾至陸沉幸早避去得免煩
惱歸後腰脚作痛依舊苦境難免中宿之約不獲
踐言悵惘而已啓行稍緩拙疾旋瘳自當牽勉一
來話別

又與楊鬯侯

江水汜濫破院幸不淹沒但早早多蝗僅半收耳
至八月恐懸磬矣姑聽之造物接手教知行在末
浣本欲附舟圖晤奈老景侵尋舟行觸熱恐增委
篤萬里風雲心馳目送之爾一花一果江南所無
倘不惜費當隨行李歸植庭中如見故人

答友人

嘗閱元祐遺事慨然興歎謂世盡君子人無善名
世盡小人人無惡形善名之立小人聲之惡名之
著君子成之老子云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
者善人之資信夫委題黨碑請筆其說於首何如
何如

與姚令公

迂穀城公於堂下惠然肯來得我心哉重以筆墨
茶扇之贈貧兒暴富矣既拜嘉貺乃汲江湖烹芥
茗臨風獨啜賦詩六首長歌一篇用志昨日相見
之緣與平生願見之切隨研徽烟搨雋穎就佳筆
作蠅頭小楷半面以呈鉛槧久荒心手扞格幾不
成字遣侍兒馳納當發一笑

答西寧明府李雪樵

龍尾車圓轉如神靜則虛中無物動則膏澤下施
大人出處亦復如是石門之遊幾欲踐言屢為老
病所牽神往之矣九秋初浣樊院公按郡西還順
道見顧具悉興居深荷存注慰感交集細詢宦况
乃知挂冠神武長歌歸去數日暫泊崧臺之下扁
舟詣之猶可及見尋赴知己之請買棹前來囑人
遍覓不可踪跡意已解維悵然而返改歲一月郭
君執圃過寺袖出手翰見寄詩箋聞駐節西寧待
命即發早晚無期即欲追送恐不及面臨風咏詩
聲出金石一唱三歎如見其人聲應氣求似不必
以握手為快也奉和來韻一首并和郭君送行原

韻一篇錄在扇頭附郵遠致情見乎詞可當面別
否聞廉吏歸田將以長壽爲菟裘此閒多佳山水
龍門舊有藏書雲臺上有仙觀可以讀書可以學
道一官匏繫五斗折腰未足爲知己願之也詩中
略陳此意日遙送之心先往矣乞鑒區區相見無
期歸途自愛

答張明府

霖雨浹旬幾有子桑扈之窘獨居一室遙想高風
形諸夢寐忽承精鑿見頒真是應時及節果腹而
歌之忘帝力於何有感謝不足云粵中荔熟在夏
至後此時尚早微帶酸氣但恐熟時未得便寄先
貢少許倘貴役有便屆期當獻芹耳今歲貧甚基
上果已作二月新絲三月新穀矣然方便充貢不
難也

候姚令公

南方乍失名杜不免顛天借寇東林延佇宗雷莫
怪逢人說項衆生煩惱中博得大人一笑否古詩
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妄意易曾

字作妨字何如何如長歌一篇略述輿情且道是
世諦流布是法爾空然
中宿歸舟右足酸痛不可禁忍旣無濟勝之具囊
中無探勝之貲左右無逐勝之徒更有一無居亭
主人無一字見及聞此公近有端木之癖悅與弗
若已者處兩老人一旦不請而至不見訝耶且遲
之有約當往可耳

與張明府

數百里買舟僅得兩日聚首坐隱先生方有事於
玉局如許離情別緒十不吐一悵然返棹尚冀舟
車入郡便經大通得剪燭西窓快談一夕也歸後
腰足大痛不便趨走暫去破院養病近處公果能
來遣小徒相聞便得一歸接教人生萍梗耳聚散
無常江干一別猶勝溪橋三笑也

與胡東憲

去冬夜話寒齋似有天人撮合別後緊閉松門獨
把茗椀猶覺清風襲襲也再來之約聞在花朝廷

序久之忽經上已不覩旌旆之臨每爲惆悵口占
七律奉懷并近作錄呈足病避喧未獲躬候畱此
致意駐舟郡城遣小徒相聞便得晤談

與友人

連夕爲蟣蝨所苦爬搔不寐起閱宋史稗鈔載荆
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侍朝忽有蝨自荆
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卽
去須一言遣發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之曰屢遊

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解頤讀至此不覺失笑
惜其文不全戲爲補之別紙寄覽當發一笑爾
體則微爾害實慘利口剝膚小心大膽腴膏脂以
自肥伺疎虞而竊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噂嗜背
憎罔知悔憾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致貽牀第之嫌
甘受觴竿之濫是宐投之四裔豈可從其末減

答劉塊然

先生奇人也才奇品奇無一不奇指畫稱奇奇之
一斑耳前詩急就未盡所奇別後乃暢言之題奇

詩不奇殊覺可惜書呈索笑

答王裕公叅領

幕府居亭奇主也塊然先生奇客也主客相得奇緣也山僧碌碌無奇一見如故又奇遇也承認過當矣評訂社詩因有懲於前草草報復見獵心動繼和五題書於便面教之

與姚邑主

匿影林閒如坐井底外邊事寂無聞見數日人來得聞佳耗深喜公論大信天上金雞早晚來下企予望之中宿公來省再顧大通竟以外出不獲面別深以爲恨羅浮之約想弗果矣東憲胡公已來信安否望之甚切乞見示幸

計安否重公許以長守

此類以然外羅名之思非果矣東家西公日來

于望之中前公來皆再賦大嚴竟之代出不素面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六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教誡書

答人論非時食

承詢我教以過中不食為齋謂近於矯大不然也此制有遮無開教中實含三義一以寡欲斷妄為義五欲惑業唯食最先易生妄想是故我佛斷絕務令精進行道此即儒教所謂食無求飽發憤忘食之意也一以取中為義諸天早食佛中食眾生

補食餓鬼夜食吾徒學佛當取中道卽儒教所謂
執中用中之旨也一以不忍爲義念地獄餓鬼日
夕饑虛之苦故不忍食卽儒教所謂一人有饑猶
已饑之不忍獨飽也承云住山清苦叅禪勇猛疾
病疔羸三者不妨弛戒更大不然夫住山豈徒舖
歎叅禪務在省事百病多從口入三者正宜少食
清心不見世尊當日雪山忍饑日中一食後來比
丘有病悉令斷食七日此非吾徒榜樣耶出家兒
志求出脫生死捨身捨命割愛斷恩骨肉口腹一
切不顧方與學道少分相應若乃情欲未斷妄想
紛飛蒲團上不問本叅之有無唯計粥飯之早晚
冀其弘道無有是處足下儒者止知有飲食男女
爲生人之大欲獨不信有超出三界宇宙間第一
流人物耶草此報復幸別具一眼

勸人戒酒

陳睂公云名妓翻經高僧釀酒雖非本色亦覺有
致此戲論也念之可爲汗顏夫以名妓而比之高
僧辱甚以佛法等諸歌舞甘自同於酒徒尚得謂

之高乎律制一滴不得沾唇何況沉湎願師痛戒
常以鳩毒視之

與人論販賣

子貢貨殖仲尼鄙之在世尚爾出世之徒可爲商
賈之行耶常見當今衲僧廁身叢席販賣奇邪入
賤出貴長以此爲生活自文其過則曰猶勝於沿
門托鉢也孰知分衛而食實遵前軌邪命自活罪
犯僧殘豈可顧惜俗人體面玷辱如來門庭耶孰
重孰輕不思而已以爲是否

誠修飾

語云爲僧甚易貧而糞埽衆稱樸實富而華飾咸
羨莊嚴予謂爲僧最難貧而襤褸招嫌俗眼富而
紈綺取笑大方學道人當以內美爲重皮相爲輕
寧使襤褸招嫌毋爲紈綺取笑也願與同志勉之

誠貢高

爲學之要先發信心次辦信心末後存箇虛心蓋
不信不入不肖不成不虛不受也近見一輩僮父
無知罔識開示不信鞭策不前徒自空腹高心不

樂請益一聞藥石諱疾忌醫終身向漆桶裏東卜西度了無出期如是之人世醫拱手請退三舍勿入我門

誠畜財

古人作字利旁有刀錢一金而二戈謂利少害多旁有劫奪之患也多積聚長慳貪爲我輩生死種子如法比丘不畜穢財必令淨人知是所以尚廉恥而懲貪吝也學者實宜遵守毋爲孔方先生所惑

論外學

一切文字乃支撐門庭之具非蔽生死也古德教人經律論外許一分涉躐外典以資輔教論義匪徒專志於此而已孔氏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儒教尚知務本可以吾道不如彼乎

誠弈棋

十年前曾從華林會下送僧行脚此僧年少黠慧常好弈棋衆稱國手予恐其習氣未除學道無分臨別贈言借棋立論末後痛劄深錐令知俊革今

聞其歸自匡廬無半點衲僧氣息生歿事毫不挂
懷終日對客抄譜覆局面目可憎與俗漢無異近
聞其將受記荊爲之握腕太息傷佛法之陵夷也
此僧已矣猶冀後車深戒前轍毋負老僧拳拳之
望

誠賭博

年來賭風大熾常有不肖子弟一擲破家不敢歸
見父兄夕宿古廟蹲坐兩廡旁人謔之呼爲羅漢
又有劣僧毀戒逐隊呼盧日夕不食竟忘饑飽同
住鄙之目爲餓漢彼以惡類而得美名此以好人
而甘同乞丐人固有幸不幸焉吾爲同輩羞之請
以羅漢還其餓漢餓漢復爲羅漢何如一噓

與人論學琴

吾家有一無絃琴藏之久矣未遇知音不敢草次
聞老兄酷嗜音樂故出以獻此神物也非桐非梓
非宮非商無始劫來有一無位真人從無陰陽地
種就無影之樹斲以無手之工鼓以無指之師聽
以無耳之人和以無孔之笛節以無聲之鼓雖處

居隱堂文集 卷十六 五
匣中嘗作枯木龍吟大音希聲老兄未之聞邪區
區吟柔注卓技之末也非我輩所當學覲面鍾期
不敢自外偶和東坡古琴偈奉覽當發一笑匣裏
無絃也有聲何須出匣向人鳴人人盡有孃生指
何用從他指上聽請叅入矣木鼓賦音不效草大

與人論畫

常笑古人十日畫一山五日畫一石以有限之光
陰事無益之筆墨王宰今安在哉而况不如王宰
者乎我輩方寸中現有一幅真山真水舍却自己
家珍向外馳求連旬累日慘澹經營毫無關於已
事徒供田舍翁疥壁覆瓿之用耳可惜可惜請足
下進而求之於道

論字

宋儒朱考亭生平作字必正席端坐然後下筆或
問其故曰非求字好唯要心正彼儒者尚知返本
吾徒終日揮灑毫無半點關心真令媿殺衛夫人
云王逸少作書咄咄有生意問如何是生意請叅

論詩

風雅一道至今日猶吾宗之末法也止存聲律絕
無性情譬諸拈椎豎拂之家但知鬪湊機鋒向上
一著未曾夢見賢輩學詩當知三百篇是如來禪
漢魏六朝是祖師禪初盛中晚是諸方禪今之作
者則野狐禪也取法欲上立志欲高請以古人爲
師

論文

巖頭齋云從門而入不是家珍胷中流出蓋天蓋
地此通宗妙旨亦作文家祕密陀羅尼也今人作
文多從門入譬如乞鄰美服非不炫耀可觀究之
長短廣狹無一稱體果屬已有自然冬裘夏葛熨
貼得宜何必九章十二旒自取不衷之災乎吾輩
爲學但得胷次灑然便有一篇現成文字滔滔流
出如三峽之水不可禁制所謂蓋天蓋地也足下
信否

與人論律師嗜酒

素律師之辨不過覆藏家醜耳惠教高僧傳考時
與地果有兩人律還京兆酒屬長沙若風馬牛之

不相及千古疑案不辨自破毀戒犯科之徒無從藉口矣匪質高明錯過不少前懷素且置後懷素得無亦稱律師耶是一是二再求批答

答人論應赴

此有爲法也如來住世曾未之聞自像法西來覃及震旦乃有權教聖賢善觀衆生心量妄想顛倒起滅不停不得已設爲實法以降服之令其依文順義禮誦懺悔萬一收其放心皈依調御是之謂應有所住以死其心較之無所住以生其心者柵

去遠矣像季中葉流爲末法人心蕩然不信因果乃有因地聖賢出現於世懼以地獄誘以生天令彼延僧禮誦發其歡喜向往之萌是之謂事佛本有功德較之事佛本無功德者又復遠甚江河日下纔圓僧相便爲飲食衣服之計受人敦請毫無專誠一啓法筵則梵唄朗朗鐘鼓喤喤如俳優登場撫節按歌令人歡喜其於功德實未曾有也南閻浮提多以聲音而作佛事初地聖賢姑爲衆生衣食之計畱此三臺妙舞而消息之是以非法爲



原件破损

法也居士下問不覺微露家醜爲之長歎

與東林諸子

諸方規矩食烟則遮檳榔不惟弛禁且縱其過午
啖食非法也二者律無明文自流俗視之其醜惡
則一爾煙檳盡能醉人例之以酒則宐俱遮若云
療病例以藥石則宐竝開若以臭味薰蕕相較勝
劣則烟有俗氣檳有姪氣曾見高雷廉瓊四州男
女狎習多以檳榔爲合歡絳唇黑齒竟成蠻俗有
識者見而羞之豈可以如來門下堂堂好相作此
醜態漸染姪俗乎此禁不能遍挽頽風凡遊我門
須體此意

辭齋

昨暮受請今日午齋時洗鉢以埃適貴伴來速客
詢之乃聞設齋於教門之茶坊鄙人自從出家永
誓不入肆席慮其有玷僧體非矯也茶坊之設本
以爲俗原非爲僧座中歌舞謹呼大半市井無賴
之徒一大比丘廁身其間多致譏嫌自辱固不惜
如佛祖何再三思惟是以不敢耳厚供心領望與

鵝潭諸公畱作一日之歡他時見招請一蔬一糲
設食於高齋當來展鉢以續前緣不罪拘攣

誠積聚

昔人拙井得上古窯噐縮項膨腹世希有而罕見
者主人不識以爲撲滿持歸貯錢其子識之曰至
寶也不可以易散之物壞難得之貨請易之不許
積貯將滿而撲矣其子患之陰竅其底爲漏滿噐
遂賴以久完今子貯錢噐滿則撲愚竊以爲可惜
請竅其底以洩之庶幾身名可保許之否

代示尼衆

丹霞僻處山中遠在天末非若附近道場可朝發而
夕至也汝等尼衆不遠千里結伴買舟衝冒灘瀧
齋持貲重特來本山設供此種好事世稱希有然
在老僧視之則謂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無何以
故夫齋供求福乃在家善信積聚財帛增長慳貪
故我佛權教勸令布施種有漏因結無爲果然究
竟三輪體空四相無住方稱極則汝等出身巾幗
旣與丈夫異相辭家學道剃髮染衣爲如來弟子

爲大愛道兒孫自當禁持長物不蓄穢財無慳貪
之可捨無癡福之可修奈何捨却自己家珍向外
馳求穿州過郡作此饒益之事乎丹霞自澹和尚
開山卽勒石山門禁絕婦女至今數十年未常有
尼衆入山問道者何況齋僧昨因念汝等精誠懇
求攝受是以權開此禁受汝供養可一不可再也
本山大衆老實修行棲心澹薄不求利養不喜攀
援佛制比丘不得遣尼勸化得食不得受尼指示
食今特爲汝受供縱無過犯未必歡喜且廣韶二

郡相去遼遠半月程途中閒不無風波之險意外
之虞幸而水陸平安往還無事實受龍天之庇一
旦不測萬一強暴侵陵虎狼耽逐衆中有一不如
意回家便謂求福無驗退息信心大不可也又律
制比丘不得與尼同船所以明微別嫌也以此類
推則尼衆亦爾今同舟之人與操舟之人未必盡
是婦女半月之內男女混雜雖清白無玷易生譏
嫌大不便也今聞汝等各各還家毫無恐怖不招
物議不可謂非三寶加護之恩大衆修行所致也

事屬已往不妨戒之將來慎毋再踵前轍重來決
不納受也并爲傳語省會尼衆咸使聞之各守本
分修行辨道持律叅禪閉門少出出見大僧須恭
敬避路切勿高帽廣屨裝扮江湖招搖作態破壞
大愛道家風如是修行勝過齋僧十倍倘欲求福
設供須就附近道場如法供養信心銘云至道無
難惟嫌揀擇若復捨近就遠去彼取此是名揀擇
心強生分別去道遠矣佛遺教云飯千億三世諸
佛不如飯一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者汝等今來
是有念有住有修有證之舉自揀不了何貴飯僧
還欲再到丹霞麼問取無心道人去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七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啓

賀鼎湖山湛慈和尚主席啓

恭惟湛公和尚四衆楷模諸方領袖古策曾爲探
水客幾回撥草瞻風空拳喚住作山翁獨自移花買

石時節已至道俗咸欽古佛舊門庭歸去橫擔柳
標祖父閒田地重來空把鉏頭石門禪本無文字
三乘攝入上乘梅子熟莫問酸甜五味只消一味

東隱堂文集卷十七
某久居門外漫同矮子觀場偶入龍中親向望州
相見揮手一別轉盼七年夙有住山之約夢寐難
忘後爲浮海之遊蹉跎乃爾曾遣侍子親承玉塵
之塵可惜癡兒虛入寶山之室欣聞法王出世雲
水駢臻却笑獼獠掩關霄壤遠隔他時水乳直待
因緣此日葛藤未須覩縷敬修寸泐遙候興居際
茲炎蒸伏惟珍重

送馬臥仙小啓

側聞先生受簡書於北闕建節鉞於西秦拊髀以
思良將天眷殊殷長揖而拜將軍野情孔切某抱
疴歸里九秋有約賦離居妄計入山五嶽無緣虛
夢想方擬林間歸息與宗雷爲白社之遊豈意天
半飛鳴踵衛霍作青雲之附此日抱琴就道獨畱
山水清音他時橫槊賦詩疇和陽春妙曲悵然延
佇快鳳翥之高翔蠢爾龍鍾聞驪歌而自失方將
摳衣祖道其如痼疾愆期聊賦長篇用抒微悃畱

衣作別不無過望之私伏枕贈言更有重來之約

山水青

半溪清澗
夢感天
萬里
忽身
開式
致無

請樂和尚還海幢啓

代

暫別二三年吾道豈堪離索分身百千億佛法寧
有去畱彼一時此一時顯見神通妙用昨日定今
不定當觀時節因緣恭惟樂公和尚古佛肝腸衲
僧行履方寸地平坦坦凡聖兼收萬里程走波波
險夷一致匡廬水丹霞山輕車熟道幾回北轍南
轅雷峯茶海幢飯闊肚寬腸兩下東撐西拄匆匆
度嶺去却緣家裏葛藤得得入閩來更掃祖庭荆
棘鼓山懸望久矣謙讓弗遑長慶珍重歸來盤桓

正好主人初到皈依盡現宰官身舊令重新權實
總行菩薩道法王從此遠也故山未免悄然雖云
四大作禪牀得坐披衣堪處處只恐十方同聚會
瞻風撥草各星星捨田耘田法堂前近日草深三
尺是月非月空界外昨宵影散千江某等白社舊
遊紅塵過客木樨花下親聞無隱之宗頑石座邊
麤悟有爲之法自君出矣歌殘一日三秋念我獨
兮夢斷千山萬水鞭長不及謾云異地同堂棒喝
無聞爭奈合塵背覺用是凝眸斫額佇看再轉法
輪不禁大聲疾呼直待遙通天耳伏願曲垂方便
俯順輿情返五嶺之牛車整頓祖翁田地迴七閩
之象馭商量水陸程途自抱沒絃琴千古唯師彈
得妙重拈無孔笛一曲還鄉調更高憶歸期數歸
期洞水逆流何日到卽此用離此用好山突出幾
番新舊約甚分明當不食言宿諾歸途須保嗇更
期努力加餐

代丹霞合山請棲賢和尚啓

秋色佳哉滿院清風松竹在時節至矣重陽九月
菊花新舊業未荒蕪全憑有主宗風須振起勿謂
無人四衆同心大家斫額洪惟角公和尚雷峯嫡
乳舵石連枝生鍾紫水之靈蚤受丹霞之記柳溪
曾隱豹多年養晦發光金井暫藏龍幾度興雲致
雨顧棲賢僅棲隱之地未應久戀棲遲念別傳匪
別出之宗正待還開別業山前一片閒田地父
播子育穫當當啐啄同時郢中三唱古陽春伯吹

壘仲吹簾恰恰宮商妙叶歸去來也何幸如之船
子本無心料理涉江之棹匡君如有意低垂度嶺
之雲五老峯送出山門長老峯迎歸丈室兩地主
賓憑互換有佛處掀翻窠臼無佛處建立門庭十
方凡聖總交叅某等揣象旨徒爭猫頑漢承事四
世備嘗苦辣酸甜遍歷諸方誤中醍醐雜毒翹瞻
月指標示迷離側聽雷音提撕孽贖伏願親援毒
鼓高建法幢寶劔當陽截斷南山鼈鼻銀盃盛雪
躍翻東海鯉魚然後落艸盤桓細說家常茶飯關
爐煅煉略施本分鉗鎚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無妨
我公事靜聽我公言君住君位臣住臣位同是山
中人方說山中話重離竝照衆渙同歸謙柄勿持
吳牀當坐

擬孫邑侯請棲賢和尚啓

一葦西來盧祖應寶林之識百川東注仰山發錦
水之祥人傑地靈宗風伊邇時至事起慧日重光
洪惟角公和尚丙夜華鯨昏衢蓮炬高風共仰廿
年長在匡山悲願未酬一旦迎歸丹嶠際此叢席
秋高之候憫茲江河日下之時激濁解以轉狂瀾
全憑砥柱祕幽芳而隱空谷賴有芝蘭父業子承
管取烟樓撞破兄唱弟和重將瓊拍彈翻某濡首
一官折腰五斗琴鳴單父敢誇繼響無絃花種河

陽謬擬追蹤叢桂翹瞻蓮席延佇芝肴伏願指點
迷津埽除塵坌功勳五位當陽提唱不囊藏回互
十成覲面機鋒無背觸新長老舊長老相逢暗度
金鍼前丹霞後丹霞一任重燒木佛區區官守籃
輿未便過橋來渺渺予懷銀鹿且教隨隊入幸承
顧鑒深荷悒悒

擬邑紳士請棲賢和尚啓

至道有權衡從來實教通權教名山無主客任是
閒人作主人得座披衣造車合轍洪惟角公和尚
眼空一切道冠諸方不出柳溪名與谷聲傳送遠
未離匡嶽心兼雲影往來閒逸興遄飛遽別玉淵
之席長歌歸去重登丹嶠之堂昔焉衣鉢南來念
茲在茲報恩有分今也法幢高建卽此離此闡化
無方某等甕裏醢雞隙中野馬曾識丹霞於三巖
高處至今心目宛然親見舵石於雙鏡池邊別後

看毛在也是父是子不妨更續前緣難弟難兄正
好重尋舊約伏願出師一指示我空拳選佛選官
緇素不嫌異路誰迷誰悟聖凡合作同叅三生石
有點頭時相見了也半山亭無駐足處歸去來兮

代復護法啓

錦水躍雙魚懷中珍重三年字玉淵棲倦鶴夢裏
長懸千里心回首白露蒼葭伊人宛在轉盼嶺雲
春樹良晤非遙恭惟社中居士星輝韶石璧合仁
陽題壁籠紗逸韻增輝泉石當機畱帶雄談藉重
金湯某免守棲賢恪稟先師囑累雁來丹嶠屢承
外護招邀自顧綿力羸軀未敢一肩兩荷况復地
遙勢阻何能東拄西撐是致因循罔決去就今喜
澤萌法弟許爲代理荒山從此祖父閒田任意躬

耕舊業和盤托出當在今歲嘉平杖策歸來恰是
明春交泰前期在也藍輿入社三巖高處相逢何
幸如之玉塵揮塵雙鏡池邊共話報書艸艸積緒
拳拳餘俟晤言伏惟珍攝

冬至日請海雲澤萌和尚上堂啓代

羲轡迴輪道無往而不復葭灰吹律氣有感而必
通布法雲於海雲雲行雨施轉拂月以指月月露
天空四衆騰歡六種震動洪惟澤翁老和尚禪河
砥柱法社干城曾入雷峯之門一笑親承水乳夙
膺華首之望幾回仰視雲霄人天勸轉法輪舵石
重開生面伯仲傳持師席直林大展宗風不去不
來不起不住兩坐道場具見門庭高峻無意無必
無固無我重遊嶺表當觀時節因緣念茲叢席秋

高法堂前草深三尺况復江河日下曹谿水浪起
千尋歸去來今欵欵躬耕舊業相見了也看看再
整新條五老峯送出山門三老峯迎歸丈室兩地
君臣交向奉家山路歸逢臘盡怡山路畱待春來
二時粥飯且商量繼起功勳知有法王長子先鋒
旗鼓首屬師貞丈人某等穢土蜣丸浮雲雞肋頗
知向上却緣眼爲瞎堂開深媿從前未得頭隨頑
石點昨來匆草師子吼直待聞聲今且從容寶華
王還須踞座是法平等風霆颺掣之下豈無鈍漢
翻身大道爲公龍象蹴踏之場也有魯儒駐足伏
願應時及節赴感隨機豎拂拈椎逢場作戲錢貫
井索穿牽露地白牛木杓只離撈漉澄潭皓月門
外漢應許旁觀堂下人何容擬議宮商妙叶佇看
虎嘯風生啐啄同時側聽鶴鳴子和吾無隱乎爾
當下還我話頭來佛法已現前相將問取首座去

爲尹山主請天藏和尚住持東湖啓

嫩桂久昌昌嘉樹垂蔭敷震旦滄沱長脈脈珠江
流水接東湖大冶之門應無鈍鐵快觀霜鏢發礪
朔雪之後必有陽春佇待雷音啓蟄時至事起道
待人行洪惟天翁和尚太白蘭孫雲門乳嗣天龍
會下曾叅血指之禪道樹窠中親授吹毛之記逢
人不出逢人卽出卷舒一任乎時十八作家十八
破家建埽皆爲所用獅子窟中返擲無非遊戲神
通菩提樹底行吟盡是宮商妙叶詩傳九帶膾炙

金簧教演三車提撕火宅祖庭虛席自當手拓乾
坤法運垂秋何容目視雲漢緬茲湖濱精舍實爲
東邑名藍愚關老人就地刻蓮花之漏太常先子
歸田布祇樹之金一榻一檯似屬多生鍼芥千山
千水無非本地風光方期種樹成林詎意懸崖撒
手後賢繼體二湖纘緒弘基舊貫增華雙樹歸根
落葉掀翻窠臼浩然滯宦歸來倒却剝竿久矣待
人扶起十方一片閒田地父官播子官穫恰好歸
耕一門兩世古音徽伯吹壘仲吹簾還須接響某

情深幹蠱誼媿居亭暫假天曹林下尋僧問道閒
居池館水邊鳴鳥求聲妄意陶潛取次藍輿入社
夙欽惠遠相將白拂登壇爰酌湖水煎茶側聽趙
州棒喝夙戒竹風埽徑翹瞻香象來遊時屆始和
盡道陽春有脚天懸慧日應知鑒照無私伏願奮
深臥之靈湫三十六鱗到處雲行雨施搃當陽之
毒鼓一百八響應時電掣雷訇典型未墜依然身
教惟憑表率琴瑟不調甚者音王莫惜更張行有
期來何日惟公命也家裏主門外賓企予望之

爲東湖闔山請天藏和尚啓

恭惟天翁和尚法社長城中流砥柱久默斯要華
鯨一扣應蒲牢積厚流光寶鏡初開降魍魎洵所
稱撞烟樓而獨破蠟雁序而先驅者也某等承先
師二湖和尚囑累謹守東湖于今七載止供灑埽
未克恢弘漸恐廢弛有慙負荷今歲仲冬僧徒乞
戒恭迓垂慈演說毘尼宣揚梵網見聞隨喜皆發
菩提衆等用是同竭專誠再申懇請願畱杖錫據
室匡徒山主殷勤莊啓致聘合山大衆具疏恭迎

諏吉期在明春計日切於望歲從此東湖有主四
衆皈依祖父規模再憑申飭斬新條令一任更張
常住僧旦過僧賓主交叅盡屬同條之貫十方臘
面門臘和盤托出誓無自利之私仰請龍天證明
恭候法王裁奪

請瑞塔大師住持啓

代

世諦有經權所貴應時及節佛心無彼此何妨損
已爲人祖父門庭子孫繼述難爲弟也難爲兄百
城烟水千里同堂誰是賓兮誰是主洪惟天公大
德象林翹楚師窟旃檀木人生此佳兒管取烟樓
撞破靈石聚成瑞塔佇看寶髻放光際茲法社垂
秋華座貌牀人人從與况復祖庭虛席鵲成鳩拙
在在覲覲昨暮天湖一片雲觸石寸膚慶雲再見
今朝南海三竿日瓊樓莖草慧日騰輝名實未加

因緣有待時節若至理事全彰某青瑣閒身紅塵
俗吏木樨花下談心深處未聞香蕉鹿途中掉臂
歸來猶是夢願聽風幡妙論庶幾頑石點頭講律
談宗憑師豎義尋常奇特任我安名羊車鹿車白
牛車要使出門合轍有句無句向上句須知異口
同聲謙柄莫持吳牀當座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八

東樵山人跡刪鷺著

疏

鼎湖山慶雲寺孟蘭疏

寶鏡正當臺大地千江同印月銀牀初墜葉空林
萬木盡知秋物換星移九夏安居已滿時至事起
六和清梵齊宣度衆生以報所生攝有漏而歸無
漏衆等三界爲家十方同聚草鞵行脚水邊林下
恰相逢叢席安身暑往寒來頻代謝顧四恩之未

報媿寸善之無長草草自恣怒怒虛度以大圓覺
爲僧伽藍未知歸宿隨衆聲聞受破房舍不解修
治徒著袈裟殊慙襟影茲際中元令節更逢白月
良宵日連尊者當年設供解懸釋迦世尊此日破
顏微笑衆等爰發誠心各陳本願或有恩深罔極
永懷風樹之悲或復誼切心喪未報巾瓶之德或
生平道侶哀短笛於山陽或過去親知發長歌於
蒿里多生眷屬歷世先靈生死海中望慈航而共
濟幽冥路上設法食以相招伏願乘茲良會來觀
慈顏磬韻鐘聲喚醒槐安癡夢青蔬白水化爲香
積珍饈餐法味者等荼毒於醍醐聆妙音者齊號
吽於笑語現前僧衆禪關玄路直歸家累劫冤親
恨海愛河乾徹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斷常斷盡
截斷衆流一路涅槃門全身拶入十方薄伽梵覲
體承當

募化重修亦菴疏

枯莖草作瓊樓紺宇珠林隨示現納須彌於芥子
黃花翠竹好商量創業中興半屬居亭半屬客因
仍舊貫一番提起一番新弼唐乃南海名區亦菴
爲東林淨社昔年龐居士曾爲布地主人當日惟
老師長作中流砥柱滄桑屢變五兵不擾鹿門鄉
薤露興歌隻屨還尋蔥嶺路虛堂寂莫重來白首
之僧古殿荒蕪空負籃輿之約仰觀俛察將棟折
而榱崩行道棲禪復上漏而下濕爰綢繆於未雨

方經始於今秋獨念地僻僧貧妄起無風之浪自
媿福微力弱難爲孤掌之鳴敢叩大方用陳短疏
雖云小果宜有同心當道宰官無忘靈山之囑現
前信施齊登願海之船一諾千金信手拈來功德
聚尺椽片瓦隨緣合作竅高峯倘發歡喜大心諸
佛諸天亦應隨喜若能成就善果百福百祿自爾
現成

大通寺化米疏

大通煙雨古佛道場應化聖賢全身示現十方常
住灑埽不可無人八百餘年先後頻經易主蓋以
衆多食少或復土曠人稀委而去之無足怪者山
僧來自雲水跡類萍蓬出不爲人敢云接衆詎意
偶來數月屢空三冬海濱多逐臭之夫旦過有瞻
風之客食浮百指匏繫經旬高挂鉢囊懶效沿門
分衛磬懸塵甑難爲無米朝炊吾宗無辟穀之禪
我佛嚴邪命之戒思惟活計延佇知音遍叩十方

庶幾一遇河潤九里不妨挹彼注茲歲取十千正
好哀多益寡陳因精鑿隨緣合作妙高峯豆區鐘
釜信手拈來功德聚如何受用報德當在蒲團其
或虛消許身甘爲樹耳

募建普同塔疏

生老病死大地同然齋送燒埋道人不免神奇臭
腐臭腐神奇何容委諸草莽皮袋一靈一靈皮袋
不妨掩以蘊裡古塔無縫昔人有樣普同須建四
衆同歸現居士身比丘身功德大家隨喜種菩提
果涅槃果因地當下莊嚴

爲瑞塔寺募修路疏

化城咫尺一超直入寶山瑞塔莊嚴拾級隨躋聖
域爭奈石頭路滑籃輿未免攢肴其或雨積泥深
白足不無濕脚擬開三徑也須買石得雲饒敢叩
十方恰好移花兼蜨至若云吾路平矣大似騎牛
覓牛直待不日成之方將借馬還馬

住山乞緣疏

韞線無長乞緣最短甌塵孔易辟穀殊難癡想住
山百鳥之花徒獻覲顏分衛五鹿之塊將來貧不
向人憐憑誰迴顧饑來驅我去無與立談若果知
音不妨諦聽明州布袋乞錢不過百文德山鉢盂
計月止求一石油燈繼給免教古佛無光鹽醬隨
緣庶使枯禪有味一年十二月大家量力承當一
日十二時薄福何功消受可爲知者道持贈豈虛
來難與外人言笑罵由之爾

爲粵秀山募化修造疏

修上帝殿

萃粵臺之秀氣山傳粵秀之名建玄冥之武功神
居玄武之位人傑地靈城裏三山角立龍蟠虎踞
寰中八水交流洵福地之精藍實仙源之窟宅也
向以滄桑屢變猶存廟貌三楹今雖土木重興常
恐功虧一篑三輪未滿有待布金百堵垂成更須
丹雘門基尚缺修築堂廡未竟莊嚴大通散人小
乘鈍漢從無半字到處槃談偶致一言隔江招手
緬維當途宰執在道檀門遇茲勝因何容錯過合

尖結果不妨有力為之積羽成金恰好隨緣乃爾
 歡喜地離垢地法雲地十地同歸靈鷲山洛伽山
 武當山三山竝峙倘信微言當拜厚賜
 中入次文
 咸陟堂文集卷之十九

引

為布地菴化修造小引

東樵山人跡刪鷲著

黃面老子遺下三間破屋付與兒孫第一間森羅
 萬象第二間細入微塵第三間十方無壁落四面
 亦無門山僧借住半生漸覺籬穿壁破募人修造
 鮮遇知音適來布地菴主將興土木持冊踵門請
 為代募山僧當下自抹不了何暇為人雖然如是

作山僧檀越必須捨法作布地檀越只消捨財修福修慧兩不相妨給孤遠矣焉知世無長者挈金以往使祇園生色哉若復有人能財法兩施福慧雙修則黃面老子三間破屋尚須借重勿謂道人過貪既得隴復望蜀也

十二願船緣引

萃巖藏海中有一大願船橫亘十虛周流八極度盡一切有情從五濁海至三德岸篙槳櫓檝帆檣縶纒一一具備唯缺二時粥飯操舟蒸徒未免枵腹舵師仰屋孤掌難鳴爰謀諸同舟之智者別造願船十二艘分任輸將一船一舵令有力者主之每月應期致米一石保大願船隨願取足長年三老欵乃高歌與諸智者同登彼岸慶快平生當何如也請各承當毋負靈山之囑

為某上人化修靜室小引

昔有老宿久住叢林三十餘年不離舊職或問之
曰為僧何者最難曰隨眾難何者最易曰獨住易
這箇老古錐一生隨眾却道是難未曾獨住却道
是易何以故聽說一偈難者自難觸目無非人我
山易者自易滅却無明安穩睡不辭難不取易任
運隨緣活潑地只求易不圖難絕頂孤峰屋半間
易也乞難也乞時節因緣不可失易亦緣難亦緣
三尺乾茅七尺椽有人識得明州老伸手街頭只

要錢

金谷園鶴徵詩引

震澤之皋爰有名園繚以周垣中爲臺榭景物名
勝梓澤庶幾居亭好賢座客常滿海嶽異人多從
之遊前列池亭羅致羽族胎禽言鳥羣處和鳴耳
目聽觀恍如丘壑忽有靈鶴摩空遠來迴翔四顧
集于庭堦丹頂玄裳聳肩修項項繫金鉗綴以金
冊鏤成四字體類二王諦觀厥文曰金谷園鶴主
人異之撫摩鄭重少焉習矣馴伏弗驚遠近傳聞
來觀如堵主人愛護懼擾幽閒暫闕園扉權謝賓

客登垣闕窺日夕接踵甫及三宿達旦飛去渺然
遠矣援莫止之粵稽石家金谷已屬丘墟珠墜魂
銷化爲黃土惟茲獨鶴至今猶存信知仙禽果膺
壽考丁令千歲語豈云誣緬此奇蹤古今罕覩用
徵雅詠不泥體裁庶續齊諧以資采訪物藉人傳
事因言暢壽諸梨棗報以瓊琚

慶雲八景徵詩引

慶雲梵刹佛土莊嚴開闢至今登臨接踵筆花墨
瀋豈乏品題粉壁籠紗未畱文字顧茲名勝端籍
表揚不有詠歌將虞湮沒由是遇緣取景就地安
名徵爲八詠合作一編得免忘蹄直須出格畫蛇
添足聊復效贖

湖山鼎峙

天作高山地隆良止羣峯東俛一脈西來爰有湖
山實稱寶所龍湫百尺未雨而雲鳳嶠千尋藏山

唐陳堂文集卷十九
于壑星巖石室藐等一卷瀑布水簾森羅萬象古
皇鑄鼎遠莫知之哲匠開爐良以此也

峽水朝宗

百泉東注滙作牂牁砥柱中流東爲羊峽西江吸
盡藏海同歸北面朝宗湖山作主如襟如帶相去
由旬爲屏爲藩不離左右登峰到頂杯水坳堂挹
彼注茲千江一月

菩提花雨

菩提無樹花雨非香華藏樓西浮圖刹外一條直
路萬古通行碧甃雕欄香雲掩映奇葩異卉空色
續紛嫩綠雨肥落紅風埽聞樺悟入自不乏人看
竹到來何須問主

塔院香風

如來滅度設利分身流入支那功推耶舍金輪負
鐵遺跡猶存雲頂開山化儀斯著靈珠四顆來自
金峰寶塔七層範成鐵壁六時供養絡繹名花四
衆翹勤莊嚴妙觀博山沈水煙裊雲幢雞舌龍涎
芬芳貝葉風生殿角香滌塵襟法界聞薰人天歡

喜
龍潭飛瀑
龍臥澄潭瀑飛花雨涅槃臺畔先覺巖邊異地同名爭奇較勝西山流水散若珠簾北嶺奔泉勢如足練上爲鳥道下有龍湫兩處溪山更無差別今茲所指乃屬慶雲詞客畱題不妨具眼

鳳嶺疎鐘

寺後一山屏開三面舊名來鳳或曰飛鵝合作芙蓉更稱蓮洞左爲獅嶺右號象峰虎踞龍盤地靈人傑崇樓複閣碧瓦朱甍上界鳴鐘下方側耳聲均晝夜響徹幽明夢宅獲聞塵心頓息

方池月印

山前隙地甃作方池雨後溪流蓄以平堰釜中鱗介收放靡遺沼上芙蕖卷舒自在砌環芳卉秋實春花圃植嘉蔬霜根雨甲山高月小明鏡當臺水靜魚閒方諸吐沫蒲團共坐不羨臨淵竹杖徐行何須顧影

曲徑雲封

羊腸九折鳥道千盤世路多艱化城須到初從委
曲漸入平夷嶺上白雲不堪持贈天邊蒼狗曾無
去來遙待知音排雲直入毋煩地主埽徑相迎

徵詩引

探元珠於赤水罔象或効其能識黃牡於驪駒孫
陽寧遜其鑿竅篁作管將窺全豹之斑斲輟成輪
料合兩驂之轍陽雪自應寡和敢靳求聲山水豈
乏知音方將就正二題擬古倣束皙之補詩三月
臚名踵永和之勝事

咸陟堂文集卷之二十

東樵山人跡刪鶯著

問答辨論

南華問答

客有問於東樵子曰南華之義何居答曰首篇言之矣鯤之化爲鵬也必圖於南南者離明之位也當其不化冥然魚也既化則灑然鵬矣鵬之未徙黯然北也既徙則洞然南矣至道之士背迷合覺出幽入明超乎人境達乎天則始從本根暘爲枝

葉更從枝葉發爲英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者南華之旨也問曰經之首逍遙何義也曰此卽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妙諦也性本自然不別凡聖一切蠢動含靈無我人衆生壽者諸相各具一段光明本體逍遙遊戲於虛空無礙之天却緣多生積習無明煩惱障覆真如苦海日深沉淪日久如北溟之魚累於形骸伏於黷黯非不枵然大也爲其未化則不免於陷溺未見出離求逍遙於彼岸必不可得莊生之教寓言居多是故首唱宗旨借喻物類發明性體本自逍遙活潑潑地俾知向往內經七篇逍遙之全體大用兼舉竝包了無剩義外篇雜篇則逍遙之緒論也所貴乎逍遙者非豁達狂空拍盲解脫之謂要識逍遙真體先須變化氣質置身於光明高遠之地俯視衆小如塵埃野馬之飛颺空中螭鳩斥鴳騰笑於局外各適其適不相知也不相謀也到此奇特不存朕跡方能齊壽夭於彭殤等巨細於塵岳任天地之運乘造化之機出三界入五濁周流

六虛憑陵八極莫之夭闕者大之至也大而行之
如禦寇之御風無爲善致福之勞不自知其有已
大而藏之如許由之隱於箕潁薄天子而弗爲不
自知其有名大而化之如姑射仙人之過化存神
萬物各得其所不自知其有功斯皆善用其大者
孔德之容常虛其中與世浮游不爲陷溺若五石
之瓠寓有用於無用藏有爲於無爲全其生無伐
其性物無所傷已無困苦是之謂真逍遙真遊戲
百千三昧皆從此出物論之不齊也逍遙齊之吾

生之待養也逍遙養之人間世之難化也逍遙化
之德充之符也逍遙符之宗師之大也逍遙大之
帝王之應也逍遙應之窮無爲之妙盡立言之要
通物理之宐極人事之蹟無所不用其逍遙南華
一經可一言而蔽之矣問鵬之大以背何也曰此
良體也飛見其翼止見其背非具天眼未易知其
大也問鵬之飛必怒何也曰勇怯之別迷悟之關
也勇則超凡入聖怯則滯壳埋封惟憑一怒翻身
方得全體透脫也問南溟者天池何義也曰衆流

歸海萬法歸一出於天者還入於天也問六月之
息何義也曰人以呼吸爲息運海之風天地之大
呼吸也能左右之曰以鵬能以之乘氣機也野馬
塵埃生物相吹均以此也惟其以之故能大小遠
近各各成其逍遙竝行不悖也問天之蒼蒼非正
色耶曰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也出頭三界外俯視
世閒法十方虛空悉皆銷隕鵬之所以爲高也問
積之厚之而後負之何也曰積土爲山虧於一簣
積水爲澤潰於蟻穴積氣爲毬破於針鋒積之匪

難厚之爲難古人大事已明向水邊林下保養聖
胎直待時至事起孺柄在我來去自由培風之謂
也問二蟲之笑何也曰蝸鳩自取便安爲高舉者
危之斥鷃自甘下劣爲遠適者迂之故曰小知不
及大知也問大小之辨可得聞乎曰名不如實宋
榮子之笑也實不如虛列禦寇之行也行不如藏
計由之高也藏不如化姑射之仙也大哉化乎塵
垢糠粃陶鑄堯舜搏扶搖羊角而上者出乎溟漠
之表乘雲之翼無所用之猶資章甫者之適越也

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問大果無用乎曰大非無
用用之則大耳五石之瓠非不大也實其中則堅
而不能舉虛其腹可以浮於江湖龜手之藥或以
封或不免於泝泝統顧用之者何如耳故曰道集
虛虛則容容則通通則濟也大樗之不見顧於匠
石也爨牛之不能執鼠也無用之用孰知其所以
爲用問逍遙之義見於篇終其名則著於篇首何
也此逍遙之遊所以成始成終也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逍遙之地也無爲其側寢處其下行住坐

臥皆逍遙之時也無時無地而不自見其逍遙始
終一致也吾宗說法有末後句向上句全提半提
元字脚皆南華之妙義也會得末後句則向上全
提綱舉目張矣又何有於註脚問郭象註莊莊亦
註郭千古兩人同一鼻孔已不免於混沌之鑿東
樵復持斧斤以隨其後思竅而三之得無類於太
玄之擬易耶曰逍遙遊者混沌之竅也莊旣鑿之
矣郭復鑿之諸家之言相繼而鑿之混沌死之久
矣東樵冀其復生也姑塞其竅欲運斤於郢人鼻

端之聖安得起死者而一斲之乎客釋然而退鼻

商山四皓辨

四皓出處千古疑案唐張志和詩云翻嫌四皓曾
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元栢堂詩云滿頭白髮干
時政漫說商山四皓高皆少之也明初孫西菴詩
云佳人帳底歌黃鵠怨入商林紫翠閒謂呂雉之
禍人彘之慘有以致之蓋憾之也予少好高尚常
鄙薄其爲人一日宴客觀伶人傳奇有演四皓侍
座者衣冠笑顏彷彿似之笑語客曰今可假也昔
恐非真賢者不可屈以勢利鄉黨自好所不爲而

謂采芝高蹈者爲之乎當是時漢高溺愛國本將危事出倉卒謀諸子房子房曰此不可以口舌爭也安知時無老優權使出以待座如今日者漢高聞其名未覩其面得不誠然信之乎席中戲爲一絕以贈伶者其詩曰楚相復生真面目商山幻出老鬚眉眼前人物皆如此觀者由來自不知此創論也千古疑案賴以雪屈自謂獨得之見及閱王文成集先持此論信英雄所見大都略同遂置之一日重翻往事更進一解謂漢高英主也固不可

欺之以僞四皓高風豈容酷肖其真座閒一見兒女子未免致疑乃不惟信之深且敬而畏之謂其羽翼已成竟不易儲何愚至此竊意天下初定太子國本勢難動搖在漢高明知其不可但以牀第之愛未免癡情不假羽翼之危辭無以自解於戚姬雖明知其虛不得不從而實之矣子房巧於排難如庖丁之解牛遊刃其中漢高迎刃自解君臣父子上下左右皆知其僞戚姬不覺墮在術中四皓不幸玷名局外竟成今古話柄豈不冤哉顧稽

古家無有是說予於創論中復創論之又惡知載籍極博無先得我心者乎筆之以俟定論

圃辯

法社垂秋荆榛極目東林主人退居林下日與二三子分畦以灌從之遊者日勤學業弗勤于勞主人督之不已強起應命鋤鋤畚鍤杆格難操烈日嚴霜抱甕弗輟客有愍其苦而爲之請曰常聞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是故樊須學圃仲尼鄙之公孫拔葵君子韙之本末之辯也今吾子之教捨經術而弗務必欲盡人而役之胼胝其手足塵土其面目出作入息不克自如無乃捨本而從未乎主人

啞然笑曰有是哉客之惑也晚近之士多好逸而惡勞狃於目前之便安溺於世俗之所尚日不耕菽麥之類躬弗親夫耕鑿之務坐食檀信竟無寸善消之此遊惰之民不容於堯舜之世者也夫業成於勤而荒於嬉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之至人爲法忘軀去家求道腰石舂米運水搬柴耕田博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其所務者本也惡得以逐末譏之信如子言必以宴坐無爲爲本彼之妄想坐馳昏沈懈怠之徒謂之務本得乎客無以難遂揖而請曰敢問爲圃有道乎主人曰惡惡得無道夫物之生也天有時地有利因其生機而加之以人力弗獲者鮮矣其閒豐歉早暮之弗同不能誘之於造物者要有三焉曰種弗真也根弗深土弗厚也人力之弗齊也善治圃者先春護種如護髮膚惟恐傷之揀擇必謹覆藏必密蓄其生意以待將來所謂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者老圃也搖其根本折其英莠剝削其元氣而後收其枯槁之餘又復雜之以蕭艾溷之以泥塗所謂因地不真

果招迂曲者賤場師也種既真矣然後開春治地
去磽确而就肥沃必諦必審刀耕火耨出土膏而
除滋蔓必深必易播種欲時立苗欲稀藝之寸培
之尺出之尺入之尋風不得而搖雨不得而漂曠
乾霜霰不得而凋根之深土之厚也深且厚矣其
或陰陽寒燠之不時蝨蠶螽蝗之不一假令灌溉
弗勤芟柞弗及防閑偶疎埽除未密苟且因循鹵
莽滅裂求嘉蔬於助長終歲不可得善治圃者先
堅其志次鼓其氣次則習其事勿忘勿助不緩不
銳朝焉夕焉遊焉息焉不知手之執者耨鋤身之
在於園圃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善其
種以藏之待遠近之求客聞之拜手起曰力生其
起予哉擇種必真清淨法身也根深土厚圓滿報
身也用力勤而有獲落其實而取其材千百億化
身也吾聞力生之言知爲道焉請畱善種以待遠
近之求

國

